

杜威: 莅通参观演讲的首位美国著名学者

□朱江



杜威



1920年6月9日,杜威与张謇等人在英化职业学校(现南通一中前身)合影。

经庶、王伯秋等人的陪同下,到南通参观、讲演,成为近代南通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一页。

对于杜威的来访,南通方面做了精心的准备和安排。张謇之子张孝若在5月31日给沈燕谋的信中,吩咐将杜威一行来南通乘坐的大达轮船公司“大德”轮的大餐间包下,并在大餐间案上铺上白餐布,同时悬中美两国国旗,“务求清洁,使人一上大达船,即见南通真精神”。

杜威是6月5日抵达南通的,具体的时刻《申报》和《通海新报》的记载有不同,但根据张孝若给沈燕谋的信中“船最好十一时到港,可入城午膳也”一说,《通海新报》报道的杜威一行于12时乘大德轮抵达天生港更为合理些。南通各界代表及军乐队到码头迎接,张謇派张孝若坐汽车前往欢迎。进城后,杜威下榻于模范马路(今濠南路)上的斐馆。当天下午,杜威参观了南通城里的几所学校,以及图书馆、南通医院、五公园、地方监狱工场、贫民工场等机构。随后到濠南别业拜会了张謇和张管。

晚餐由张氏兄弟在濠南别业做东。晚上八时,在更俗剧场观看欧阳予倩演出的京剧。

6月6日上午,杜威在更俗剧场发表了在南通的第一次演讲。张謇在演讲之

前致介绍辞,向聆听者表达了邀请杜威来南通的目的:“今日南通教育界公请美籍教育大家、哲学博士杜威先生来此讲学。博士于世界思潮,极力激发,又能明白中国之政治关系及教育情状,甚为难得。南通僻处偏隅,不可不使教员学生亲博士之风采,聆博士之言论,以定适当之趋向。”

杜威演讲的题目是《教育者之责任》,他开始就告诉听众,这个话题曾经在南京和上海探讨过,今天再次言及,是因为南通是中国师范教育最早之地,谈论起来更加觉得亲切和有意义。在杜威的心目中,师范教育犹如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江海,浩浩荡荡,灌溉千里。“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杜威的演讲由刘经庶口译,何善庵笔录。

中午南通学界邀请杜威在中公园就餐。下午杜威游览了五山名胜,参观了残废院、盲哑学校、棉业试验场、军山气象台和五山苗圃。

6月7日上午,杜威再次在更俗剧场演讲,主题为《社会进化问题》。杜威认为社会进化的标准,就跟个人发展的标准一样,可以从卫生、经济、交际、品性等四个方面概括。演讲由刘经庶口译,费

范九笔录。

中午,杜威被邀请到友谊俱乐部就餐。下午坐车去唐闸,参观了大生纱厂、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纺织专门学校、敬孺高等小学、唐闸公园、育婴堂、第一幼稚园、实业警备团等单位。唐闸实业界和教育界邀请杜威在纺织专门学校享用晚餐。

6月8日,杜威在唐闸公园作题为《工艺与教育之关系》的演讲。杜威提出:“工艺与教育,其相互之作用,如人之有两足,能合而不能分,分则偏颇不行。”因此杜威建议:“小学教育必须普及,高等专门教育必须注意一国之基本实业。”演讲由刘经庶口译,费范九笔录。

6月9日,杜威在张謇等人的陪同下到英化职业学校(现南通一中前身)参观,并在当时员工宿舍合影。当天中午,南通基督教会牧师高诚身与妻子白美华,在他们位于崇英女中的别墅里,为杜威全家饯行。杜威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的南通之行,一直由高诚身夫妇陪同。多年以后白美华回忆在南通的生活时,还记得杜威在南通的最后一天,其牙齿疼得很厉害。这次聚会参与者还有张謇夫人吴道情、张謇、张孝若、李敏孚、何尚平,他们的合影登在16日的《申报》上。当晚,杜威离开南通,前往杭州。



历史人物

胡芝烈士: 一心系党干革命, 三不惧怕铸忠魂

□苇航

胡芝(1920—1947),又名胡之,原名顾华,南通川港镇人,就学于海门中学,先后出任南通县委、东南工委部长,华中一地委秘书,如皋县委委员、联络部长,度军分区(又作:渡军分区)区长。他的革命事迹在南通、如皋等地,广为流传。至今说来,仍然令人津津乐道。

少君子不惧敌警

1939年,抗敌支队第二政工队到达海门江家镇一带,深入农村与学校,宣传抗日救国。胡芝时为海中学生,思想左倾,在政工队的影响下,积极上街演讲,绘编壁报,组织募捐,支援抗日。

是年12月9日,敌警突然在学校,逮捕胡芝等7位学生,控告他们“通共”“赤化”,校方也开除他们的学籍。反动警察还扬言,将他们送去省里杀头。胡芝面对敌人的威吓,毫不畏惧,勇敢地责问敌人:“我们宣传抗日救国,不愿当亡国奴,何罪之有!”如此君子坦荡荡,海中许多师生为之动容,纷纷罢工罢课,声援胡芝等被捕的学生。国民党当局,害怕事态扩大,只能同意胡芝等人被保释。经此一事,胡芝等人成为校园内外的“名人”,人称“海门小七君子”。

好党员不惧艰辛

1940年3月,胡芝离校参军。两个月后,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胡芝入党后,经常与人说:“我们是共产党,一想到他,他就给我以力量,重新恢复顽强。”话在嘴边说,路在脚下走。胡芝作为勤勤恳恳的党员,不说空话,不惧艰辛干革命。华中地委从如皋撤离,前往东台。胡芝留下,坚持原地斗争,妻子随机关转移。他与妻子告别:“离别,对我们来说,也是个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员要经得起生死斗争的锻炼。”

事实上,在随后的日子里,胡芝比妻子要危险得多。如皋许多联络关系,都遭到敌人的破坏。胡芝冒死,秘密出击,重建联络点,确保组织与群众联络畅通。他兼任度军分区委书记,任务更为艰巨。此区位于如城、磨头、吴窑等敌军据点之中,又遭到如新、如黄两条公路封锁线。敌人还组建“铁叉队”,威胁革命群众。胡芝率领区工作人,夜间工作,散发传单,与群众“窗口交心”,打击叛徒与特务。他还时不时地向“铁叉队”喊话:“我们新四军大部队正在北线作战,共产党干部没有走,生死与贫苦农民一起……”“铁叉队”深受教育,改邪归正,不但不向敌人告发群众,反而将敌人的情报,送给胡芝。群众干劲十足,追随胡芝割电线、反倒租,将革命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胡芝成为如皋政战线上的“一把好手”。

真英雄不惧牺牲

今日遥想胡芝与妻子告别话语,字字都是从心里吐出来的,真情中充满着真实。他的牺牲,可以为证。尽管《如皋英烈》等书,关于胡芝牺牲的情况,所录甚少,但是原《人物》主编、作家谢云(1925—2013,南通人),写有长诗《纪念胡芝同志》。

作为胡芝的战友,谢云在诗作中录下那感人的一幕幕:一九四七年正月十四,胡芝带领一个乡干部、一个战士,穿着黑色的棉袄,套着驳壳枪,潜入敌占区。出发前,他吩咐:“情况不好,我后天回来;情况好,我看多登(待)几天,请大家不要瞧。”第三天——正月十八,敌人对如皋进行“兜剿”,大家转移去泰州,但是胡芝还没有回来,同志们纷纷朝南望。正月十九,大雪纷飞的夜晚,张旭同志带来噩耗:正月半(2月5日)的早上,胡芝在陆窑乡扇眼皮牺牲。沉重的悲哀,像铁一样打在大家的心上。胡芝等三人牺牲的故事,民谣似的,在百姓口中流传开来:正月半有个新四军,一个县委,一个乡长,被自卫队包围打了半天。他们认死总不缴枪,直到打呀带了花,还高喊“中国共产党……”当自卫队最后缴了三支枪,忽然一支枪走了火,顽乡长侄子见了阎王,真是人死心不死,死了还不肯投降。

胡芝牺牲后,江海人民没有忘记他。1948年3月28日,《如皋大众》刊出消息《永不忘人民功臣,十二乡荣称烈士英名》,其中度军分区大洋乡更名“胡芝乡”,1958年又更名“胡芝公社”。1972年,通州区川北镇又为胡芝修建了烈士墓。“一心系党干革命,三不惧怕铸忠魂”,胡芝的革命事迹,将永远铭记在江海人民的心中。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解放初期南通城区排水管网建设

□程太和

史海回眸

市政排水工程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政排水管网工程的合理设计、规范建设及后期有序管养是城市健康、持续发展的保障。而无规划或低水平的建设和管养必然会对城市发展和城市水环境造成破坏。排水管网建设是一个城市的里子工程,它和面子工程建设(市政道路等)处于同等重要地位。

解放前,南通城区雨水、生活污水直接排入市河,主要街巷虽有一些简陋的“明沟”“下水道”收集雨水,但断面小,排水能力低。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

府即组建了由以前从事排水工程的技术人员、地方人士参加的“城区下水道设计委员会”,并于1949年6月完成了南通市第一个城市排水工程——城区下水道沟管系统设计。1949—1959年,南通城区先后建设了城中、城南、城西、城东四地区雨水管道。

城中雨水管道,建于1950年,由“陆生记”“李营记”等私商承包部分工程,同时另组织“石土基层工会”进行施工。

城中新建7条排水管道,着重解决市内河道填平后城中地区排水问题。这是南通解放后的第一项城市排水工程设施。

城中7条排水管道是:十字街至西吊桥(和平桥)、十字街至东吊桥(友谊桥)、十字街至长桥、西大街沿寺街至北码头、岳家巷沿市河岸至东北水关桥、掌印巷西南

营至公园三桥(文化宫桥)、大生厂至五步桥。7条排水管道总长4.0公里,大部分利用拆城后的城砖砌筑成矩形沟道,拆下的老街石板为盖板,断面尺寸为300×400毫米、600×950毫米,出水口沟底标高设计在濠河正常水位以上。1951年修建了丁古角,惠民坊,东、西牛肉巷等9条小巷支线,总长1.5公里的砖砌排水沟,从而形成了当时城中区雨水排水管网,解决了市河填没后,大街、小巷的排水需要。

城南地区雨水管道建于1953年,由南大街(长桥一段家坝)、西寺路、健康路3条300—600毫米干管及马家巷、东寺巷等11条后巷支线组成,管道总长2.0公里,均排入濠河,主要收集青年路与濠南路间、西寺路与启秀路间街巷的雨水。

城西地区雨水管道建于1956年,由木

排巷—西大街—濠西路、世明巷—花木路—木行桥、沈家巷—盐仓坝—铁星桥3条管道及花园角、南巷子等后巷支线组成,管径300—600毫米,管道总长3.0公里,分别在西北河梢、木行桥、铁星桥附近出水。收集端平桥至和平桥、万象新路至桃坞路间街巷雨水。

城东地区雨水管道建于1957年,由东大街、山门巷2条干管及陆家井、西堂子巷等6条后巷支线组成,干管全长1.4公里,管径300—500毫米,分别在小石桥、南河边出水。解决了东大街及后巷里街的排水问题。

以上四地区的雨水管道,遍布城区主要街巷,形成城区早期的雨水管网,对城区排涝除渍,方便居民的生产、生活起到了良好作用,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

南通的造房与迁新居习俗

□王士明

江海风物

南通的造房、迁新居习俗与别处有所不同。一般在头一年的冬至后,便要请风水先生看风水为新房选址。在准备建房的界址四角用大锹挖土,内放茶叶、米粒,打下木桩,用泥土覆盖,桩头露出地面尺许,俗称动土。建造新房时,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不邀自来主动帮工。建房之初,主家先在施工现场两边各插一根竹篙,上挂筛子、镜子、柏枝、芝麻秸。其寓意一是希望粮食满仓,儿孙满堂,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二是认为有照妖镜高悬,妖魔鬼怪就不敢来打扰。有的还插上彩旗,目的是辟邪。

砌房造屋,上梁时最为隆重。上梁时须选择好日子,即黄道吉日,人们前来送礼。主家生怕亲朋好友破费,故对

上梁日子保密,亲友则一再追问多方打听上梁的确切时间,到时送来鱼肉糕粽等各式贺礼,俗称“送糕”。上梁这天,主家摆酒宴招待来贺的亲友。另请一毛笔字写得好看的人,用大红纸写上福、禄、寿,贴在大梁中间,并在后边梁正中或中间立柱上端贴上“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红纸条。上梁时,妇女儿童不得进入施工现场。木匠、瓦匠在上梁过程中紧密配合,同时讲各种吉利话,称之为“说鸽子”。

建房工程的木结构完成后,接着便是砌墙。前墙一侧的墙基上,不少人家会竖一石碑,刻上“泰山石敢当”字样,以保家宅平安。砖木结构的民居,大多采用青砖小瓦,大户人家的大门堂和门面墙,青砖要事先磨光,严丝合缝,美观平整,考究人家还在青砖上雕各种花。屋脊角的装饰一般是变形的龙头或如意图案,屋脊中间则镶上一块雕刻砖。

上刻福禄寿或万年青。民居的色彩显得朴素、凝重,一种是青砖白缝;一种是石灰粉白,山尖、门檐处抹以黑色,粉墙黛瓦,黑白分明。

新居落成,主家搬迁,或称“上新园”,也要挑选好日子。这一天,亲朋好友前来祝贺。贺礼主要有鱼、肉、馒头、糕、鞭炮、碗筷等,也有送喜匾、字画、摆设的。乔迁之前,由一家之主将“家堂菩萨”神龛送入新居,摆在堂屋正中的高柜上,再把祖宗牌位请进新居。柜上摆供干鲜果品,焚香燃烛,顶礼膜拜,鞭炮齐鸣,完成“上新园”的仪式。为庆祝新居落成,接待贺喜亲友,主家在上新园前几天便开始各种准备工作:杀猪宰鸡、购买食材、借用餐具、聘请厨师。使用新灶时,由主妇负责烧火、厨师上灶掌勺,必先煮鱼、肉,即“新锅新灶,鱼跳肉跳”之谓。宴请规格一般中午为“六碗四”,晚上为“八碗八”,菜肴丰富。入席就座礼仪讲究,繁文缛节,规矩甚多。冷盆热炒上完后,再上“头菜”,“头菜”一般有肚菜(鱼肚)、参菜(海参)、皮菜(鱼皮)、翅菜(鱼翅)之分。上头菜时,主家要依次向来宾敬酒,宴会遂入高潮。接着为“上鱼”,厨师将盛有整条红烧鱼的大盘端至各桌,鱼头对好坐首席的尊长,以示敬重,并喊道“鱼(余)来了”或“吉庆有鱼(余)”,客人们则齐声说“鱼(余)、鱼(余)”,或说“主家年年有鱼(余)”,以鱼谐余,以求吉利、吉祥。每盘盛鱼要两条,寓意为“双鱼(余)吉庆”。这时主家要给厨师送红包,谓之“攀鱼封儿”。这盘鱼是不能动筷子的,只看不吃,叫“看鱼(余)”,吃了就没得鱼(余)了,所以只是象征性地端出来一下,此种习俗一直延续至今。乔迁之日,如遇有前来亲友带小孩的,主家要发红包,称为“欢喜钱”。客人辞行时,主人要回赠各户鱼、肉、糕,对于条件差一点的亲友,视其所送礼品的多寡折价,然后以加倍的钱包在红纸里“回礼”。